



## 花草



## 与荷为邻

查鸿林



## 生活

## 夏日小憩

王唯唯

小区里有个池塘，十多亩，一直种着荷花，我日日从它身边走过。早春的微风，吹皱一池春水，绿荷长箭般直立，与新生的蜻蜓不期相遇，令人欢喜。每次，我总是放慢脚步，或驻足片刻。物业人也挺有诗意，初春里总要放些鱼儿入池塘，春天的鱼最有活力，风吹草动，它们箭一般逃逸，有了莲荷，它们就悠然地嬉戏起来，耳畔就自然想起童声乐府诗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再瞅一眼塘口四周翠绿的杨柳、粉红的桃花、雪白的梨花、黄灿灿的枇杷，听一番长短不齐、高低有别的小鸟啾啾。

有一天，路过一家花店，店前有一盆荷叶正葳蕤着，妻子忍不住诱惑，向店家买了一包种子。回家后，按照店家的介绍，弄一个大水盆，配一些营养液，把种子放进去，期待着它蓬勃而起。发芽了，抽茎了，出叶了。我曾听说过，有人用小水缸在院子里养了荷花，不仅芬芳着，秋天里还收获了一水缸的新藕，我期待着。可水盆里的荷叶缺钙般站立不起来，巴掌心大的荷叶渐渐变得枯黄，只得扔了。是我们没技术，还是种子有问题？我笑笑说，我们整日与那满荷的池塘比邻而居，站在阳台就能看到它的情影，闻到它的芳香，还要把它请到家里来，不能太贪婪。

仲夏，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大地，直叫人汗流浹背，口无滋味，酷暑难耐。然而，不说清晨池塘的满荷飘香，荷花仙子亭亭玉立，就是正午坐在池塘边葱葱郁郁的绿荫下，看着那雪白的、粉红的荷花，以及艳阳下微垂的荷叶，从密如丛林的荷杆中吹来一阵风，满塘的清香芬芳就在这风里，惬意而悠然，不仅忘却了炎热，还想起了家乡的美食——荷香粉肉。粉蒸肉本来就令人垂涎，家乡这个时候，主妇们会采些荷叶，把调制好的粉肉用荷叶包裹，放入盆中，在沸水里清蒸，不一会儿，粉的香、肉的香、荷的香，掺和在一起热气腾腾，只叫人饥肠辘辘，味蕾大开。不得不佩服家乡主妇们的智慧，苦夏中自有乐趣。

时间如书页一天天翻去，荷花飘落，莲房鼓起，就想着那白白嫩嫩的莲子来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我都会从泾县的莲农家网购些莲子，那是缘于一次旅游。那

次，从查济村出来，在停车场边的一棵大树下，几个农民在卖土特产，干扁豆、干豇豆、梅干菜等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那莲子，走上前去，有烘干的，也有新鲜的，莲农给我们每人塞几颗鲜莲子，我却拿着一袋烘干的看，莲农说，这些都是当年新鲜的，带芯的红莲，清热解暑，消食解毒，是夏天里难得的好食物。我曾在文章中看到，说《本草纲目》有记载，莲荷根梗的药用价值都很高，于是就买了两袋。莲农指着袋子上的二维码说，如果吃得好，就扫一下网购，一样的价格。回家一吃，果然不错，莲子带芯还带衣，蒸煮炖，一锅的清香，我每天当茶泡着喝，颜色如红茶般浓郁。此后，每年新莲上市，我都会网购些，莲农还赠送几袋荷叶茶。小区水塘里的莲我是不会去采摘的，哪怕唾手可得，它是业主共同的财产，是精神财富。傍晚在池塘边散步，自然会进入朱自清先生“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；低头弄莲子，莲子清如水。今晚若有采莲人，这儿的莲花也算得‘过人头’了；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，是不行的。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”的美文意境里。

秋风瑟瑟，莲荷枯萎，仍是“铮铮铁骨”，没有大珠小珠落玉盘，留得枯荷听雨声，也别有滋味。每到这个季节，物业就组织人把塘水放干，清理塘底，为来年满塘的莲荷做准备。我以为水塘里会有许多莲藕，可是并没有，干活的农人告诉我莲子的品种很多，有长藕型的、观赏型的以及长莲型的，不同的品种就有不同的结果。

今晚，又是一轮明月夜，池塘里的莲荷开得正欢，蛙声阵阵，知了嘶鸣，我情不自禁又向池塘走去。

## 不晚，不晚

疏泽民

不晚，不晚。从凤形村回来，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你的名字：不晚。“不晚”是一座村咖啡馆的名字，位于桐城凤形村境内。这是一座平房改建的建筑，紧临公路，依山傍水，白墙灰瓦，与民间普通瓦房毫无二致。沿椭圆形石子铺就的小径款步而上，映入眼帘的是屋檐外挑的遮阳草毡，透着几分古朴和端庄。走进馆内，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吧台，咖啡师正在调制忙碌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咖啡清香。进入里间临窗而坐，一杯现制的冒着热气的咖啡端上桌，一边品尝美味咖啡，一边欣赏窗外的绿树丛林和水光山色，一边和友人闲聊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“不晚”咖啡馆位于龙眠山风景区，馆前是碧波荡漾的境主庙水库。水库坝坝处有座巨石架空、矫首回望的盘龙，拱身迎客，上面题有黄庭坚游龙眠山时题作的一首诗：“诸山何处是龙眠？旧日龙眠今不眠。闻道已随云物去，不应只雨一方田。”馆后不远处是云门百步绕云梯景观，附近还有碾玉峡、椒子崖摩崖石刻、文和园等人文景观。尝过几杯咖啡，见时间还早，不妨到附近走走。

先步行去云门。远远的，看见一道石门，兀立于山谷。时值初夏，这里杂树葱郁，枝叶浓稠，刚进云门，光线一下子暗下来。岩壁上题有“云门”的石刻，湿漉漉的；煮成一锅粥的蝉声，也是湿漉漉的。这里空气湿度大，峡谷两侧常有云雾萦绕，犹如给溪谷架了一道门，故称“云门”。山上有瓔珞崖，苏辙曾游历作《瓔珞崖》，明赵赵在崖壁间楷书阴刻“瓔珞崖”三字，笔力遒劲，神韵丰盈，为绕云梯冲石刻群主石刻。这里的石阶自山涧蜿蜒至山顶，穿过浓雾，有登踏云梯上天之感，心头不由升起几分豪迈。

自馆前公路向西，不远处有一道狭窄的峡谷，溪水成瀑。这条峡谷叫碾玉峡，又名玉龙峡。据清宰相张英《文端集》记：“余在大内曾见《龙眠山庄图》，粉本有‘玉龙峡’，则今之碾玉峡是也。”值时雨季，溪流飞瀑而下，溅珠飞玉，訇然有声，仿佛正在齐声朗读清代桐

城派作家刘大櫓所作的《游碾玉峡记》：“峡形长二十丈。溪水自西北奔人，每往益杀，其中旁迤迫束，水激而鸣，声琮然……”山谷间瀑声回鸣，犹如大型演唱会的演出现场。

龙眠石刻俯拾皆是，除了碾玉峡，还有媚笔泉、椒子崖摩崖石刻等。走进椒子崖，扒开草丛，便可见峭壁上的摩崖石刻，有篆体横刻“品泉限”，楷书阴刻“兰亭”、隶书阴刻“喷玉泉”，缘崖有阴刻“雪栏”，峡口处有阴刻隶书“游龙峪”。阅读这些石刻，就是品读一部史书，品读被镂进石头里的时间和人文。这里处处皆景，人文厚重。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晚年归隐此地，绘有《龙眠山庄图》长卷，苏轼在此为李公麟的《龙眠山庄图》题跋。清父子宰相张英、张廷玉晚年归隐于此，逝后安葬于此，承载着历史文化气息的文和园（张廷玉墓）、别峰禅寺，在山林间若隐若现。

绕一圈回到“不晚”，站在馆外露天平台上远眺，眼前的库水倒映着娉娉的树影和鱼脊状的青山，粼粼波光透过树枝叶缝隙，犹如隔着百叶窗，一躲一闪，羞羞答答。山风悠悠，水汽氤氲，鸟鸣啾啾，浓郁的草木清香沁人心脾。坐在馆前藤椅上，品一杯咖啡，呷一杯水光山色，看几缕流岚悬挂，听几声雾松滴翠，不知不觉间，时光慢下来，心情也慢下来，眼前的一切都是一副舒服的模样。

盛夏，昼长夜短。每天吃过中饭，稍稍活动活动，就往客厅的沙发上一躺，舒舒服服地睡上一会儿。哪怕十几分钟的时间，足以纾困解乏。

我打小就没有睡午觉的习惯。记得上幼儿园时，管我们的宋阿姨挺凶的，每天吃完中饭，就逼着我们这帮小屁孩统统趴在桌子上睡觉。我把头伏在臂弯，闭上眼睛，怎么使劲也睡不着，就悄悄和旁边的小朋友讲话，结果被宋阿姨发现了，把我拎起来面向黑板罚站。体罚让我足足老实了几天后，到了午睡时间就趴在桌上还是睡不着，就想我要是孙悟空就好了，可以拔根毫毛变个人来替我午睡，而真正的我则翻一个筋斗云，跑到天庭偷摘王母娘娘的蟠桃吃。可能是蟠桃的味道太鲜美，我吃着吃着忘了这是在神游，居然发出“咯咯，咯咯”的笑声。宋阿姨听到了火冒三丈，这次她没有让我面向黑板罚站，而是把我拎到院子里站在大太阳底下晒。火辣辣的太阳下，我实在被烤得受不了，一下哇哇大哭起来。下午放学，奶奶来接我时，我向奶奶告宋阿姨的状，奶奶说活该，让你睡觉你不好好睡，不罚你罚谁？

上小学就没有午睡一说了。七八月是暑假，老师管不了，家长也不管。午饭后，大人都要睡午觉。从前家里没有电扇，更奢谈空调，奶奶吃过午饭，洗洗涮涮之后，就在过道通风处铺上凉席，小睡一会。母亲用热毛巾把竹床擦一下，就赶紧躺下了。父亲上班的单位离家远，中午不回来，睡不睡午觉，我就不知道了。

大人们午睡，我们这些小家伙就去游泳。说是游泳，其实就是玩水。离家不远就是环城河，河不深，站在水里刚好过腰深。我们都不会游泳，只能在河里打水仗，学“狗刨”。一个夏天下来，整个人被太阳晒得黢黑，用奶奶的话说：就像一条大泥鳅。

工作后，我还是不喜欢午睡。有人说“中午不睡，下午崩溃”。认为人在中午的时间里精神不容易集中，办事效率较低等等，所以这个时间只适合睡觉。这是否有科学根据，我不知道。但我认为，与其说某些人在中午时分的昏昏然是“正常”的现象，倒不如说那只不过是一种习惯使然。

吃过午饭，我怡然自得地泡上一杯绿茶，然后掀开书本或打开电脑，暂别滚滚红尘，悄然进入另一美妙的境界。当许多人都抱怨没有时间看书的时候，我4个中午能看完一本大部头；当许多人都说没有时间舞文弄墨的时候，我可以一个中午写出一篇千字文。

婚后不久有了儿子后，他是白天睡觉，晚上不睡，这种黑白颠倒的节奏，把我折磨得如疯子一般。晚上，看着他躺在床上，一双眼睛四处张望，没一点睡意。也就是那时开始，吃过中饭，我就会抓紧时间小睡片刻，否则下午上班，坐在办公室桌前，昏昏沉沉四肢无力，什么事都不想做。后来儿子大了，我又恢复了不睡午觉的习惯。
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午睡的习惯呢？认真想想，可能是退休之后吧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夜间睡眠时间大大减少，而且醒得还早，且醒后不易再睡。每到中午，明显感觉到精力不支和疲劳。于是，每天吃过午饭，迷瞪一觉，消除疲劳，清爽解乏，精神倍增。

夏日午睡，益处多多，闲有时间，不妨小憩，还有一个清爽精神的自我。

